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雍也篇」第九章。

【伯牛有疾。子問之。自牖執其手。曰。亡之。命矣夫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】

「此書內容本來簡單」，這章書內容本來是很簡單。「因有一人說錯話，便有人出來反駁，再來必定有袒護的人，故愈來愈複雜。看書時也須複雜，講時採取的則須簡單。」這章書雪廬老人講，本來很簡單的，但是有一個人說錯話，有人出來反駁，那必定也有人袒護。所以本來很簡單的一章經書，變得很複雜。講的時候，我們採取就必須簡單明瞭。

『伯牛有疾，子問之。』「此章用意簡單，伯牛有人以為是仲弓之父，身有惡疾，很壞，根據的就是這一章。」前面也講過，有人以為仲弓的父親就是伯牛，就是根據這一章講的。「其實長病不算賤人，仲弓、伯牛都在德性科，如何說是賤人？」所以有人說仲弓、伯牛是賤人，這兩個人都有德行，怎麼能說他們是賤人？所以這種說法是不對的。雪廬老人給我們指點出來，有這種注解，不是說人有生病他就是賤人，那不是這樣的。「生什麼病？不須注疏，有人說是癘，有人說是癩，有說是熱病，諸般說法不一，其實可以不必考據。」有注解講，冉伯牛是生什麼病，各種不同的說法這個不必考據。「伯牛有病不是好的病就可以了。」

「老師去看病，師生之誼，應該如此。從前蓋屋各處都有一定的規矩，多是坐北朝南。牖，可當窗戶講。」這個牖就是進入房子的大堂到房間，房間有個小窗戶叫牖。「宋儒以為坐北朝南，南方

的牖，但是出自何書，不可考據。孔子見他的學生，病人在北牆，因為長癩，怕傳染，不使孔子進入，孔子在窗外。做官為南面，不可使做官人朝北，故床設在北，使孔子可以南面，以君禮待師。此說，書中並沒有，全是造謠。」以上這個說法，雪廬老人講，書中並沒有這個意思，這個都是後人注解製造的謠言。「若以此君禮對待孔子，孔子不知禮嗎？孔子絕不亂接受人的禮，這是毀謗聖人。」這個地方，沒有雪廬老人給我們指點，我們自己去看，看這些注解，往往就被誤導。

『曰：亡之，命矣夫！』「亡之」，亡之這個亡，有無的無，這裡這個字我們一般看了會念亡，滅亡的亡。這裡「讀無，是正讀。亡之，就是沒有致此疾的原因。或說是道，此人沒有得此病的道理。」人這麼好怎麼會得這個病？這個意思就亡之，沒有得這個病的道理。「伯牛得此病，是何緣故？天命如此，無可如何。」天命我們一般講命運。「這樣的人，不應得此病，竟有這樣的病。」這就是沒有得這個病的道理。

另外讀王這個音，「亡是喪也。病情甚為嚴重，所以執持伯牛的手說：你要喪亡了（也有注解是這種講法）。但是此說不近人情，未有對著病人說喪之的道理，想說也須避開病人。」孔子是什麼人？他怎麼可能不懂這些人情？怎麼可以在病情嚴重的病人前，給他講，你快死了，沒有這個道理。所以這個說法，這種注解這樣注也是不對的，不合情理。所以應該念無。

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』「有道德的人而得惡疾，這樣的好人，怎麼會得這樣的壞病。不關伯牛的事，與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，都是天命。」有道德的人得到這種惡病，這麼好的人，怎麼會得這樣不好的病？這個不關伯牛的事。就好像公冶長他沒有罪，被冤枉的、被誤會的，也被抓去關了，這就

是天命，我們一般講命運。命運是前生帶來的，那不是這一生的，這一生他們都很好。「堯舜是聖人，他的兒子不肖，孔子老年喪子（孔子的兒子比他早死），喪顏子」，顏子是顏回，是他的學生，都短命，都比孔子早死。「都是命。諸葛武侯知其不可而為之，也是天命。」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「儒家世間法就是如此說」，這是天命。「若佛家的說法則說是多生多劫的罪業，這時成熟了。」這過去生造的業，不是這一生造的。「今有喜好學佛而遭難的，那是重罪轉輕。」今就是今天，有喜歡學佛，學得很好的佛弟子，但是卻遭到災難，那是重罪轉輕。我們這叫重業輕報，這是好人、好的佛弟子。

「壞人而升官發財，那是天厚其毒，加速他入地獄。」平常都在做壞事造惡業，他沒有得到惡報，反而看到他升官發財很得意，那是天加厚他的毒，就是加速（加速度）讓他墮地獄，那不是好事。所以，壞人升官發財不是好事，善人、好人學佛遭難那是重罪轉輕。「孔子只說現在這一世。」儒家講一生一世的，那佛家講三世。「天命，天有天的道理。出世法若開佛店，命該有財，今卻以不合正道來造業，那是三世冤。」出世間法開佛店，做寺廟是為了賺錢，如果命中本來就應該有財富，現在這一生用不合正道的方式，來取得錢財，那就造罪業，三世怨，這一生得到財富，來生就墮落了。

「人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，故須樂天知命，但須盡人事才聽天命。《中庸》說：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，率性就是盡性，依佛法而言，斷見思是小盡性」，斷見思就證阿羅漢果了，小盡性。「斷塵沙是中等盡性（這是菩薩），斷根本無明才是真盡性（這是成佛，成佛才是真的圓滿盡性）。性盡方能安命，安貧樂道，知道則貧富兩忘，不在乎了。」覺悟的人他

就能安貧樂道，就不在乎貧富。「孔子說此，料想伯牛也懂，可以不怨天尤人，因為伯牛也知天命。」這是知道命運了，就如同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的，孔先生給袁了凡先生算命，他知道自己的命運，所以他就不妄想、不妄求了。

「我們不是伯牛，未盡人事，未盡性，而說聽天命，可以嗎？」我們跟冉伯牛比較，我們不如他了。我們不是冉伯牛，我們未盡人事，也未盡性，而說聽天命，可以嗎？這就不可以。盡人事，「人事者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，做到了嗎？這八字吾一字都沒做完全，你們做到與否吾不知。」雪廬老人很謙虛講，這八個字，他一個字都沒有完全做到，問我們，你們做到、還是沒有做到，他不知道。「人事還不行，卻要盡性」，在人事都沒有做到，卻要盡性，「吾斷惑了嗎？吾未斷見思，根本不知根本無明，三細六粗，吾只說名詞，沒能體驗出。未盡人事，未盡性，如何說聽天命？吾等自造，天作孽猶可違，心變就改命，自造孽不可活，自己不幹好事，不修身，而說天命，不是怨天嗎？不是誣賴天嗎？這是自暴自棄。」所以我們自己如果造惡業得到惡報，這個不能怪天，這是自己自作自受。如果怨天，不知道回頭懺悔，還要怨天尤人這是自暴自棄。這一章書也非常重要，我們要好好來體會。

好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